

《幸福之路》
《西方哲学史》
《宗教与科学》
《哲学问题》

The Selected Works of
Bertrand Russell

罗素文集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典文献
一部**3**代人都要读的大师经典
每一句话都是一场思想的圣宴

[英]伯特兰·罗素 / 著

罗素教你用道德的准则走上幸福之路

运用敏锐、冷静、机智和深沉功力，使其充满非凡特性与魅力。从纯文学的观点来看，他的《西方哲学史》和其他著作也属于“永存的不朽之作。”

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美好社会的指路人。



罗 素

文集

影响世界**100年**的经典文献
一部**3**代人都要读的大师经典
每一句话都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英]伯特兰·罗素 /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素文集 / (英) 罗素 (Russell, B.) 著; 江文编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9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典文献)
ISBN 978-7-104-02704-1

I. 罗… II. ①罗… ②江… III. 罗素, B. (1872~1970)—
文集 IV. B561. 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142658号

罗素文集

责任编辑: 肖楠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策划: 大江文汇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话: 010-86873158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10mm 1/16

印张: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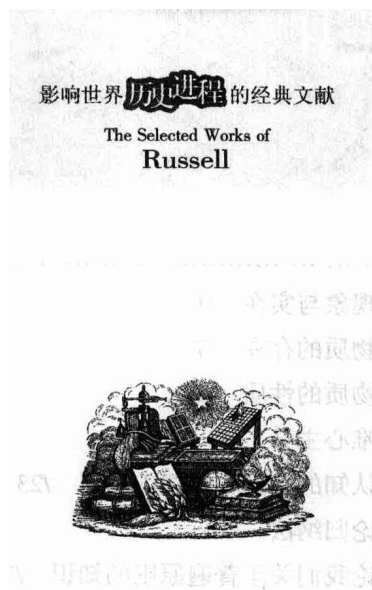
字数: 180 千

版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104-02704-1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每 一 句 话 都 是 一 场 思 想 的 圣 宴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經典文献》编译会

主编：徐 江

编委 (排明不分先后)：

欧阳艳华 柳 华

李秋燕 卫海霞

曾 栓 华 锋

出版说明

在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历程中，中外文化的经典著作发挥着巨大的影响。那些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的经典文献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思想精华所在，也是全人类的“世界智慧”的结晶。

为了使更多的读者，特别是那些有强烈的求知欲的年轻读者能了解西方文化经典的主要精神及其精髓，进一步开阔自己视野，全面提升自己的人文科学素质，我们特别编译了这套“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经典文献系列丛书”，丛书精选了柏拉图、培根、弗洛伊德、亚当·斯密、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卢梭、罗素、笛卡尔等10位在西方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巨人的学术经典，其内容涵盖哲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每部著作都囊括了作者在其专业领域的代表之作。

如果你希望看到有“西方的孔子”之称的大师——柏拉图，在一生各个时期的著作精华，那么千万要读《柏拉图文集》；如果你想感受到培根那渊博的学识，真正体会到“知识就是力量”，《培根文集》无疑是你最好的选择；如果你希望了解心理世界的无穷魅力，那么一定不要错过《弗洛伊德文集》；如果你想见识一下经济学鼻祖清晰的文笔、高超的技巧及结构严密、论证有力经济思想体系就去读《亚当·斯密文集》吧！

如果你勇于挑战《黑格尔文集》，就一定会为黑格尔这位客

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哲学思想所折服；如果你想领略莫泊桑口中的那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梦想破坏者”的精神的世界，就一定要读一读《叔本华文集》；如果你对才华横溢的哲学家、诗人尼采那傲视一切，批判一切的气势感兴趣，那么《尼采文集》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你认识“启蒙运动”中那个伟大的思想家卢梭，那么就读《卢梭文集》吧，它会给你更多惊喜；如果你要领略伯特兰·罗素这位20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家风范，就一定要走进这本《罗素文集》；如果你胃口很大，想要包揽哲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作之精华，就在《笛卡尔文集》中，与这位“近代科学的始祖”作对话和思想交流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们在编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可以说是做到了字斟句酌；他们在尊重原著的同时，力求使行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即使你是一位不堪学术艰深的读者，也能轻松畅读西方思想巨人的智慧，而不会因为晦涩难懂而对其望而却步。在此，我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总之，这套丛书可以说得上是真正为读者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学术经典之门”！



哲学问题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导 读

现实生活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说了一句你能体味而却从不知表达出的话时,你会惊叹一句,简直是大有哲理了。现在有很多人热衷谈论哲学问题,而哲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那样的莫测高深。因为我们从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我们有很多人把老庄的那种淡泊称为哲学,事实上那不是,那只是一种生活态度。

而中国人现在又是如何的向往着文明,向往着一切能让他们思索的知识,那就一定会去研究这个让他们迷惑的学问。而哲学总是戴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好像每个人都见过,但又不是每个人真正见过。

现在终于有这样一本书给我们明确的答案,这就是罗素的《哲学问题》。

“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如此之确切的知識，可以让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对它加以怀疑呢？这个乍上去似乎并不困难的问题，确实是人们所能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了。在我们明白到找一个直接可靠的答案会遭遇障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是完全卷入了哲学的研究，——因为哲学不过是一种企图，即企图解答这类根本问题。但是，哲学不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那样，甚至也不像我们在科学中那样草率地、武断地来解答问题，而是先探讨这类问题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并了解潜伏于我们日常观念中的种种模糊与混乱，然后才批判地做出解答。”

他为我们指明了哲学就是一门理性思考的科学，只要人类思想归于理性，那么社会就一定是文明进步的。

罗素在书中不仅为我们深入浅出的解释了一些哲学方法，而且尤其是为我们这些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的揭开了这门科学的面纱，告诉我们哲学研究的真正价值。

“哲学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不但是真实的，而且还是明显的，有了确定答案的问题，都已经放到各种科学里面去了，而现在还提不出确定答案的问题，就仍构成叫作哲学的这门学问的残存部分。”“哲学的用处在于能够指点出人们不怀疑的各种

可能性。此外，哲学的价值（也许是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哲学所考虑的对象是重大的，而这种思考又能使人摆脱个人那些狭隘的打算。”

在现代西方哲学界、逻辑学界以及社会政治领域内，罗素都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在学术领域，他不仅是风靡20世纪的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而且是对数理逻辑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逻辑学家，他在社会政治领域内所从事的大量活动，在英国乃至在国际舞台上都有很大影响。关于这些方面，英国著名分析哲学家艾耶尔这样评述道：“诚然，罗素晚年享有世界范围的名望，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和他作为一位道德的和社会的宣传家而取得的，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说是由于他的哲学著作，特别是他在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所完成的著作而赢得的。他的这些著作涉及面非常广。他本人认为他在数理逻辑方面所做的工作最有价值，这种看法无疑是有充分理由的。”

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罗素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对后来的分析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表现在他对分析哲学的其他两位创始人穆尔和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卡尔那普，对逻辑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蒯因等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一名逻辑学家，罗素甚至被看作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

The Selected Works of Russell

目录 Contents

哲学的问题.....

- 第1章 现象与实在 /1
- 第2章 物质的存在 /7
- 第3章 物质的性质 /13
- 第4章 唯心主义 /18
- 第5章 认知的知识和描述的知识 /23
- 第6章 论归纳法 /31
- 第7章 论我们关于普遍原则的知识 /37
- 第8章 先验的知识如何可能 /43
- 第9章 共相的世界 /48
- 第10章 论我们关于共相的知识 /54
- 第11章 论直观的知识 /60
- 第12章 真理和虚妄 /64
- 第13章 知识、错误和或然性意见 /71
- 第14章 哲学知识的范围 /76
- 第15章 哲学的价值 /83

宗教与科学.....

- 第1章 冲突的根源 /91
- 第2章 哥白尼学说的革命 /96
- 第3章 演化与进化 /107
- 第4章 拜魔与医学 /120
- 第5章 灵魂和肉体 /131
- 第6章 决定论与宿命论 /145
- 第7章 神秘主义 /156
- 第8章 宇宙目的论 /163
- 第9章 科学与伦理学 /177

The Selected Works of Russell



影响世界历史
进程的经典文献



幸福之路.....

- 第1章 什么使人不快乐 /189
- 第2章 罗漫蒂克的忧郁 /195
- 第3章 竞争 /203
- 第4章 论烦闷与兴奋 /209
- 第5章 疲劳 /215
- 第6章 论嫉妒 /221
- 第7章 负罪感 /228
- 第8章 虐待狂 /235
- 第9章 舆论恐惧症 /242
- 第10章 幸福是可能的吗 /249
- 第11章 论热情 /256
- 第12章 爱 /265

西方哲学史.....

- 毕达哥拉斯 /273
- 苏格拉底 /280
- 柏拉图见解的来源 /290
-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293
- 犹太人的宗教发展 /305
- 马基雅弗利 /317
- 弗兰西斯·培根 /323
- 笛卡尔 /327
- 斯宾诺莎 /336
- 康德 /346
- 黑格尔 /361



第 1 章 现象与实在

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如此之确切的知识，可以让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对它加以怀疑呢？这个乍上去似乎并不困难的问题，确实是人们所能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了。在我们明白到找一个直接可靠的答案会遭遇障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是完全卷入了哲学的研究，因为哲学不过是一种企图，即企图解答这类根本问题。但是，哲学不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那样，甚至也不像我们在科学中那样草率地、武断地来解答问题，而是先探讨这类问题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并了解潜伏于我们日常观念中的种种模糊与混乱，然后才批判地做出解答。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想象有许多事物是确定的，但是仔细加以观察，就可以发现它们却是如此充满了明显的矛盾，我们唯有深思才能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可以相信的。在探讨实在性时，我们当然是从我们现有的经验出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知识无疑就是从这些经验派生出来的。但是，直接经验使我们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有关这一点，任何陈述都很可能是错误的。我觉得我此刻正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某种形状的桌子，我看到桌上有一些写满字的纸。我转过头来，便看到窗子外边的建筑物，还有云彩和太阳。我相信太阳离地球约为九千三百万英里；我相信它是一个比地球大许多倍的炽热的天体；我相信是因为地球的自转，太阳才每天早晨升起，并且未来它仍将继



续如此。我相信，如果有个正常的人走进我的房里，他也会像我一样地看到这些椅子、桌子、书和纸；而且我相信，我所见到的桌子就是我的手压着的这张桌子。这一切，似乎都如此之显然，几乎不值得一提，除非是为了回答一个怀疑我是否有感知力的人。可是，在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已经能以完全肯定的形式把它们加以说明之前，我们对于一切都有理由怀疑，并且所有这些都需要有许多次审慎的讨论。

为了明确我们的困难，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张桌子上。看起来，它是长方形的、棕色的、有光泽的；摸起来，它是光滑的、冷的、硬的；我敲它的时候，它就发出木器的声响。任何人见到、摸到这张桌子，并听到它的声音，都会同意这样的描述，所以就好像不会有什么困难问题出现似的；但是，只要我们想更加精确的话，我们的麻烦就开始了。虽然我相信这张桌子“实在地”是纯色的，但是，反光的部分看起来却比其余部分明亮得多，而且由于反光的缘故，某些部分看来是白色的。我知道，假如我挪动身子的话，那么反光的部分便会改变，于是桌子外表颜色的分布也会有所改变。可见，假如几个人同时在看这张桌子的话，便不会有两个人所看到的颜色分布恰好是同样的，因为没有两个人能恰恰从同一个角度看见桌子，而角度的任何改变都要使光线反射的方式发生某种变动。

从实用的目的来说，这些差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一个画家，它们可就极其重要了。画家必须摒除这样的思想习惯，即惯于断定物体所具有的颜色就是常识认为它们所“实在”具有的那种颜色；他必须养成一种习惯，能按照物体所表现的样子来观看它们。在这里，我们已经开始遇到一个构成哲学上的最大困难的区别了，——即“现象”与“实在”的区别，事物好像是什么和到底是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画家想要知道事物好像是什么，实践家和哲学家则想要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而哲学家想知道的愿望比实践家的更为强烈，并且由于他知道解答这个问题的困难，也便更感到烦恼。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桌子，根据我们以上的观察，显然并没有一种颜色是突出地表现为桌子的颜色、或桌子任何一个特殊部分的颜色，——从不同的角度上去看，它便显出不同的颜色，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其中的某几种颜色比起别样颜色来就更确定为是桌子的颜色。并且我们也知道即使都从某一角度来看的话，由于人工照明的缘故，或者由于看的人色盲或者戴有色眼镜，颜色也还似



乎是不同的，而在黑暗中，便全然没有颜色；尽管摸起来、敲起来，桌子并没有改变。所以，颜色便不是某种本来为桌子所固有的东西，而是某种参照于桌子、观察者以及光线投射到桌子的方式而定的东西。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到桌子的颜色的时候，我们只是指在通常的光线条件下，桌子对于一个站在普通观点上的正常观察者所似乎具有的那种颜色。但是在其他条件之下所显示出来的其他颜色，也都有应认为是真实的；所以为了避免偏见，我们就不得不否认桌子本身具有任何独特的颜色了。

同样情况也可以适用于其他的方面。一个人可以用肉眼看见木头的纹理，但从另一方向看过去，桌子却是光滑的、平坦的。如果我们通过显微镜来看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粗糙不平的丘陵深谷，以及肉眼所不能看见的各式各样的差异。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才是“实在的”桌子呢？自然我们总想说，通过显微镜所看见的才是更实在的，但是用一架倍数更高的显微镜来看的时候，则就会又有所改变了。那么，我们既不能相信我们用肉眼所看见的东西，又为什么应当相信通过显微镜所看见的东西呢？这样说来，我们赖以观察的感官对于我们又是靠不住的了。

谈到桌子的形状也不见得更好一些。我们都习惯于按照物体的“实在的”形状来加以判断，而且我们是如此之不加怀疑，以至于我们竟以为我们的确看到了实在的形状。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画画，我们就必须知道，一定的物体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形状便会不同。如果我们的桌子“实在”是长方形的，那么，差不多从任何角度看来，它都仿佛有着两个锐角和两个钝角。如果对边是平行的，那么看上去它们就会在离观察者的远处收敛成为一点。如果对边长度是相等的，那么看起来，仿佛较近的一边要长些。在看一个桌子的时候，所有这些情况通常都不被人注意，因为经验已经教会了我们要从外表的形状构想“实在的”形状，而“实在的”形状才是我们作为实践者所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实在的”形状并不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是从我们所看到的推论出来的东西。再者，我们在房内走来走去，我们所看见的东西也在经常地在改变着它的形状；所以，在这里，感官又似乎并不给我们提供有关桌子本身的真理，只不过提供有关桌子的现象而已。

当我们考虑到触觉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困难。的确，桌子总是给我们一种硬的感觉，而且我们也感觉得到它有一定的承受力。但是我们所获得的感觉



却取决于我们施于桌子的压力多大，也取决于我们用身体的哪一部分去压它；这样，由于不同的压力、或者由于身体不同部分而得到的各种不同的感觉，就不能认为是直接显示桌子的确定的性质，它们至多只是某种性质的标志而已，这里所说的某种性质也许就是造成所有感觉的原因，但在外表上它的确不存在于任何感觉中。同理显然也适用于敲桌子所引起的声响。

这样，便显而易见，实在的桌子假如确实存在的话，也并不就是我们凭借视觉、触觉和听觉所直接经验到的那同一张桌子。实在的桌子假如确实存在的话，也不是为我们所直接认知的，而一定是从我们所直接认知的东西中得出的一种推论。因此，这就会出现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在的桌子呢？（二）如果有，它可能是个什么样的客观存在呢？

有几个意义很明确的简单术语可以帮助我们思索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把感觉中所直接认知的东西称作“感觉材料”：如颜色、声音、气味、硬度、粗细等等。我们将把直接察觉到这些东西的经验称作“感觉”。这样，只要我们看见一种颜色，我们就有一种对于颜色的感觉，但是，颜色本身是一种感觉材料，而不是一种感觉。

颜色是我们所能直接察觉到的东西，但是察觉本身是感觉。这是很浅显的：倘使我们要认识桌子，就必然凭借感觉材料——棕色、长方形、平滑等等，——我们是把这些和桌子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上述的理由之外，我们不能说桌子就是感觉材料，也不能说，感觉材料就是桌子的性质。这样，假定有这样一个实在的桌子的话，便发生了关于感觉材料和实在的桌子的关系问题。

实在的桌子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将称它为“物理的客体”。因此，我们就必须研究感觉材料和物理客体的关系。物理客体的总和就被称为“物质”。这样，我们的两个问题便可以重新表述如下：（一）究竟有没有任何“物质”这样的东西呢？（二）如果有，它的性质是什么？

第一个正式提出这一问题，认为我们感官的直接客体并不能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存在的哲学家便是贝克莱主教。他的《海拉斯和菲拉诺斯关于反对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的对话录三篇》就是试图证明根本就没有物质这样的东西，世界除了心灵和它们的观念以外就什么也没有。海拉斯向来是相信物质的，但是，他不是菲拉诺斯的手，菲拉诺斯毫不留情地使得他自相矛盾，结果菲拉诺斯就使关于否定物质的说法看起来就仿佛是常识一般。他所用的那些论证，价值



极不相同：有的很重要，而且是正确的；有的是混乱的，或者模棱两可。但是，贝克莱还是有他的作用的，他指出了物质的存在完全可以通情合理地被我们所否定，并且指出倘若有什么可以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存在的话，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我们感觉的直接客体。

当我们怀疑物质是否存在的时候，就涉及两个不同的问题，明确一下这两个问题是重要的。通常我们用“物质”来指一种和“心灵”相对立的东西，来指一种我们认为占据空间而根本不是属于任何一种思维或意识的东西。贝克莱主要是在这种意义上否定物质的；那就是说，他并不否认通常我们以为是桌子存在的标志的那些感觉材料是某种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东西的存在标志，但是他的确不认为这个某种东西可以是“非心灵”的，也就是说，可以既不是心灵，也不是某个心灵所具备的观念。他承认，当我们走出屋子或闭起眼睛的时候，必定有某种东西继续存在，并且我们所谓看见了桌子，实际上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我们不看它，它继续存在着。但是他以为，这一某种东西在性质上决不能和我们所看见的截然不同，而且也不可能全然独立于看见之外，尽管它必然要独立于我们的“看见”。这样，他便认为，“实在的”桌子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观念。就我们只能推论它、却永远不能当下直接察觉到它而言，这种观念就具有着必要的永恒性与对我们的独立性，而同时又并不是某种完全不可知的东西，但是物质就不是这样的了。

贝克莱以后的其他哲学家也曾抱有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尽管桌子不是依赖于我的看见才存在，但是它的确要依赖于被某一个心灵所看见（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被感觉到），——虽然并非一定依赖于上帝的心灵，但是往往必须依赖于宇宙整个综合的心灵。他们像贝克莱一样抱有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无论如何，除了心灵及其思想和感情以外，没有什么被认知的东西是实在的。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表述他们所用以支持他们见解的论证：“任何可以被想象的东西，都是思维者心灵中的一个观念；因此，除了心灵中的观念以外，再没有能够被人思维的；因此，任何其他事物都是不可想象的，而一切不可想象的，都不可能存在”。

就我看来，这样的论证是谬误的；提出这种论证的人当然说得并不那么唐突、那么露骨。但是，不论这个论证有效与否，它已经非常广泛地以各种形式被人承认；而且有很多哲学家，也许是大多数，都抱着这样的见解：除了心灵



和心灵的观念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这样的哲学家就叫做“唯心主义者”。当他们要解释物质的时候，要么他们就像贝克莱那样解释，物质其实只不过是一束观念；要么就像莱布尼兹那样说，表现成其为物质的一切事物，其实或多或少只是原始想象的聚集而已。

但是这些哲学家们，尽管他们否定作为和心灵相对立的物质，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还是承认有物质的。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曾问过两个问题：（一）究竟有没有一个实在的桌子呢？（二）如果有，它可能是怎样的客体？贝克莱和莱布尼兹两个人都承认有一个实在的桌子，但是贝克莱说，它是上帝的心灵中的某些观念；而莱布尼兹说，它是一堆灵魂的集合。这样说来，他们两个都以肯定的方式，回答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只是在解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时，他们才有了不同于常人的见解。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哲学家都似乎一致同意有一个实在的桌子。他们几乎都同意：不论我们的感觉材料——颜色、形状、平滑等——多么有赖于我们的感觉，但是它们的出现则是某种不依赖我们而存在的东西的标志，而这一某种东西，虽然也许完全和我们的感觉材料不同，却可以认作是我们在和实在的桌子有着一种适当关系时造成感觉材料的原因。

毋庸置疑的，哲学家们所一致同意的这一点，——不论桌子的性质如何，总归有一个实在的桌子的这种见解，——是极其重要的；在我们尚未进一步讨论到有关桌子的性质问题之前，值得先思索一番，到底有哪些理由可以让我们接受这种见解。因此，在下一章，我们就要讨论到为什么要假定有一个实在的桌子的那些理由。

在我们继续谈下去以前，最好先考虑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的是一些什么。看起来，倘使我们举出一个普通客体，我们认为它是可以凭感官认知的，那么感官所直接告诉我们的便不是关于离开我们而独立的那个客体的真理，只不过是关于一定感觉材料的真理；而且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而言，这些感觉材料乃是依赖于我们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这样说来，我们所直接看见的和感觉到的，便只不过是“现象”罢了；而我们相信那是背后的某种“实在”的标志。但是，如果这个实在并不就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子，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知道究竟有没有一个确定的实在呢？如果有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出它是什么样子呢？

这类问题实在是令人困惑的，就连最怪诞的假说，我们也很难知道它是不